



夜幕低垂，四周靜悄悄地，偌大的一個讀書室就只有自己挑燈夜讀，望出窗外，遠處山影樹影已不可辨，近處樓房輪廓尚可以憑燈光依稀辨出來，樓下的一個遊樂場，日間總是充滿了小孩子的歡笑，青年人的汗和老年人的閒暇，現在已了無人跡，偶爾有幾個過路的人走過，亦都快步而去，彷彿懼怕黑暗中會突然伸出魔爪來。燈下的球場顯得空洞的，沒有一點生氣。

書桌上翻開了的是一本厚厚的課本，雖然知道讀書時間已不夠，然而今晚總是不能集中精神、縈繞在腦際的就是只有在午間所看到的一切。

筲箕灣愛秩序灣村大火，大概本文刊登之日已成爲歷史，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淡忘過去，相信自己亦會一樣，然而有一點肯定自己將永不會忘記——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不少人是在苦難的邊緣裏掙扎。

「滿目瘡痍，哀嚎遍野」本是形容戰後的慘況，不過用來形容該村災後的情形亦頗爲貼切。整個木屋區就這樣被夷爲平地，燒焦的木塊、木柱無助地倒臥在泥濘裏，夾雜其中的就只有一件件已經燒得不能辨別的東西，圓的、扁的、方的，痛苦地扭曲在一起，地上濕滑滑的，灰燼和泥土混在一起，就像一個烘壞了的蛋糕，在陽光蒸發下發出陣陣惡臭。

村對開處是個避風塘，停泊著大大小小的漁船，塘內的海水已失去了深遽的藍色，而變得像水渠的污水一樣，由於整條村都沒有廁所，居民只有將排泄物全數傾倒入這一池死水裏去，再加上果皮紙屑飄浮在上面，混成獨一無二的鷄尾酒——對「繁榮」的香港一個極大諷刺的苦酒。

在災場裏，偶爾還可以見到幾個災民蹲在地方翻翻掘掘，大概是希望找些貴重物品，在另一邊有幾個小孩亦在尋找甚麼似的，忽然最小的一個伸手入亂木堆中，彷彿很用力的拉一件東西出來，從他咬緊牙關的樣子看來，這件東西必然是很重要的了，啊！拉出來了。噢！原來只是一

架玩具車，大概埋在木堆裏沒有燒過，模樣兒還很新，想必是新年才買吧，稚子何辜，抱著尋回的新玩具，滿臉笑容的跑開了，就只剩下陣陣惡臭的海面仍迎面撲來。

在災場遇到一位居民，攀談起來，知道該村的居民經濟情況一般都不好，大多是漁民和工人，居住時間大都有十多年，雖然居住環境極度惡劣，他們仍樂於住下去，因為實在負擔不來昂貴的租金，所以現在雖然獲分配公共房屋，他亦可能不能入住，雖云租值已比私人樓宇平得多，但從毋須交租而跳升至交百多二百元租，對他來說實在是吃不消的重擔，面對破爛的家園，新居處又負擔不來。其徬徨不安之情，雖未目睹亦可想像得到。

執筆至此，心情亦非常沉重，朋友，累贅的說話亦不願多提，就讓我們銘記在心——世界上有很多人際遇比我們差，他們正在掙扎時，無論何時何地願我們都能給與他們援手，不為甚麼，只因為我們都是人。